

這個故事發生在台灣

愛的冰點

羅藍 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

愛的冰點

羅藍 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

爱的冰点

罗 蓝 著

责任编辑 张秉正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08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5378—0536—9/I·514

定价：3.95 元

内容提要

充满了死去活来的爱情！充满了捶胸顿足的忏悔！
充满了天翻地覆的晕眩！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哭泣！

阳芷，好纯情好美丽好善良的阳芷，你就这么去了？你才十八岁呀！你说，你容不得身上有半点污点。难道你的生父是凶手你就有了污点，不是凶手就没了污点吗？你给这个世界留下无限爱意，你使活着的人终身忏悔。可是，我还是要说你死得太糊涂！

维刚，你觉得这世界上只有你的爱才能使阳芷获得真正的幸福。是啊，一个女孩子能被你这样的男孩痴情的爱着确实是一种幸福。可是，你知不知道，爱有时候也是杀人的钢刀！

夏梦莲，你逼死了阳芷，也逼疯了自己。你只懂得争风吃醋，不懂得如何自爱如何爱人。可是，我还是要说你可怜好可怜！因为，你生命的圈子太狭窄。

赖祖浩，我必须承认你不是一个伪君子，你太想当一个善人了。你说你要爱你的敌人，可是，你为了惩罚妻子的不贞，自己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一位哲人说过：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们都是人！

有时沸点，有时冰点，
沸腾我的心却冷却我的情。
是爱是恨我已经无所谓，
只是醒前一场宿醉。

到底还有多少可以挥霍？
爱过你之后不再那么脆弱，
因为梦醒还要收拾这一场空。
到底还有多少可以承诺？
躲开你之后不再那么疑惑，
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与你相共。

有时沸点，有时冰点，
沸腾我的心却冷却我的情，
是爱是恨我已经无所谓，
只是醒前一场宿醉。

目 录

1	心神不安的幽会	(1)
2	小丽的失踪	(8)
3	意想不到的凶杀	(20)
4	灯影下的梦魇	(27)
5	说不清的情为何物	(36)
6	紫红色的吻痕	(43)
7	梦醒前的一场宿醉	(48)
8	阳光下的香草	(57)
9	爱的补偿	(64)
10	无法解开的心结	(72)
11	小维刚的新娘	(79)
12	噩梦笼罩的心灵	(88)
13	失去妈妈的小白兔	(98)
14	大失所望的重逢	(104)
15	神秘的匿名电话	(114)
16	难圆的旧梦	(124)
17	500元台币的风波	(138)
18	暴风雨的泄密	(150)

19	我是谁的孩子	(157)
20	圣洁的初吻	(169)
21	好可怜的父母心	(180)
22	不甘心的伴娘	(197)
23	悬崖上的谋杀	(207)
24	灵魂的颤音	(217)
25	夕阳下的摊牌	(229)
26	越理越乱的情丝	(237)
27	已经无所谓的爱与恨	(250)
28	不见血的一刀	(259)
29	无悔无怨的离去	(269)
30	一视同仁的明月	(274)

1 心神不安的幽会

此刻，林哲安就坐在离夏梦莲不到一米的沙发上，抽着一只长长的香烟，一袭奶油色西装配着一个胡里花俏的紫红领结，于潇洒儒雅中恰到好处的凭添了那么一丝儿轻佻的意味。男人太一本正经了不好。尤其是那双眼睛，那是一对怎样的眸子啊！稍含矜持，略带戏谑，甚至还有几分匪气。梦莲只要一看到它们，便会禁不住一阵气短心跳。

梦莲以手支颐，用一种美好的姿式看着林哲安。

她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少妇的风韵更令人心旌摇荡。那丰腴的身体，乃至每一条曲线，都充满成熟的诱惑力。她沉静之时，显得端庄文雅；稍有表情，无论一笑一颦，更显出妩媚动人。笔直而小巧的鼻梁下，两瓣湿润丰泽的红唇微抿着，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吻摸欲；那一双其深如海的眸子里，正闪动着一种奇异的光彩，看得林哲安心底一阵阵不可名状的震颤。

客厅里静悄悄。梦莲的丈夫——仁爱医院院长赖祖浩不在家，到日月潭旅游区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去了。孩子们也不在家，

到邻居家与小伙伴玩去了。偌大一座别墅，就只有她和他。

他们大约是二个月前认识的。那天正好是梦莲满 26 岁的生日。她在打扫房间时，感到有灰尘迷了眼睛，洗了洗，眼睛仍感觉有些疼痛，于是便去丈夫的医院看医生。给她看病的恰恰就是这位医院新聘的眼科大夫林哲安。

林哲安尚未询问病情，就怔怔地望着她。梦莲被那灼灼的目光烤得一阵气短心跳，一种多年不曾有过的少女的羞涩感突然间充满整个胸臆……

她曾听丈夫的女秘书谈及过医院新聘了一位眼科医师，是丈夫的同学高怀远推荐来的。她只知道此人医术精湛，原在台北一家大医院工作，却没有料到他还是一位大卫式的美男子。

询问病情之后，是照例的检查。就在这种检查中，她感到林哲安那双手触摸自己脸孔时，在微弱地颤抖，甚至有点儿发烫。这种热度迅速传递给了她，烧红了她的脸颊。

实际上，梦莲患的只是轻微的角膜炎。只要带上些药回去服用便行了。但，从那以后，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梦莲天天地上医院看眼睛。而林哲安呢，尽管病人的眼疾早已痊愈，还是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地为梦莲诊治。他们就这样频繁见面，有脉脉注视，也有轻松闲聊，如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约会。

每次见面之后，梦莲又常常责问自己。她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凭心而论，她对丈夫祖浩是满意的。他事业心强，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内科专家；他人品高贵，是一个为人敬重的谦谦君子；对妻子、对孩子，他更是充满慈爱；总之，梦莲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幸福美满。她从来不曾设想过自己的灵魂深处还会潜伏有骚动不安的情欲，更不曾设想自己的感情还会另有所托。她只是感到，在祖浩面前，她是一个妻子；而在

哲安面前，她是一个少女。

那天，她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眼科诊断室。

她不无羞怯地问道：“林大夫，我的眼睛已经好了吧？”

林哲安不无挑逗地说：“我给你做一次暗室检查看看结果……”

暗室很窄，什么也看不清楚。然而梦莲却感到更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灼灼发亮的眸子，这锐利的目光使梦莲害怕，同时心中又涌起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

突然，梦莲感到林哲安的呼吸变粗，一双颤栗的大手在抚摸她的肩膀。顿时，她感到一股电流传遍全身，也禁不住颤抖起来。

在片刻的犹豫之后，梦莲轻轻挪开了林哲安的手，站起来，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你……你别走……”

梦莲觉得林哲安这近于哀求的语调象孩子一样稚气，令人怜爱。但她还是走出了暗室。

从这以后，梦莲没有再去医院，但林哲安却经常到院长家来。当然，来时总带着各种借口，搪塞祖浩对他的询问……

可是——今天，却是梦莲自己打电话把林哲安约来的。然而，见面之后却相对无言。双方似乎都有些拘束不安。目光短暂地接触后，又是令人窒息般的沉默。

西式落地大窗外，是明媚的阳光，如茵的草坪。几株挺拔的棕榈树，在风中摆动着宽阔的叶扇。远处是一片似乎没有尽头的小松林……

就在这难耐的沉寂中，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响动，把两人吓了一跳。梦莲惊慌地抬起头来……哦，是风儿吹动了窗帘，环

扣拍击着窗棂。

林哲安突然在烟灰缸上用力将烟头拧灭，站起身，朝窗台走去。梦莲望着他那修长健美的背影，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一阵面红耳赤，大脑中嗡嗡作响。林哲安莫非要去拉上窗帘？她想制止林哲安，然而却象在梦魇之中，张口无声……就在林哲安把手伸向窗帘的瞬间，她终于尖声地叫了出来：

“林大夫，你别……”

其实林哲安并没有拉上窗帘的意图，而是撩起窗帘，把环扣扣好。他回过头，诧异地问：“你，怎么啦？”

“哦，没，没什么，我想……和你谈一件事！”

“在下洗耳恭听。”

“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好呀，我倒要感谢你这位大媒人。”

“真的，林大夫，这位小姐就是祖浩医院的办事员，叫王瑞琦，一位很不错的姑娘。”

“确实是一位很不错的姑娘！可惜我有了意中人。”

“谁？！”

“你！”

“林大夫，别开玩笑。”梦莲感到浑身有些发软，她把身子靠在身边的钢琴上。

“梦莲。”林哲安走近靠在钢琴上的梦莲。梦莲本能地从沙发上站起，向后退了一步。

“梦莲！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此刻，林哲安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模样，那种惯常总是挂在嘴角的戏谑的笑纹已从脸上消失殆尽，象个第一次向女同学表白爱情的中学生一样，紧张万分，结结巴巴地说着，“梦莲，你，你，我要告诉你，我有过未婚妻，可惜的是，她死了！被她的父母逼死了！我为了忘

却这段撕心裂肺的往事，才离开台北，到你丈夫的医院任职。可是，我万万想不到，一走进你丈夫的办公室，就看到了你的照片。你在那张照片上，像她那样对我微笑，那微笑真是一模一样……”林哲安死死地盯着梦莲，一字一句地往下说着，声音激动地颤抖着。“梦莲，你也许不知道，她死后，我几乎对生命都失去了信心。我害怕留在台北，害怕看到哪怕一丝一毫能勾起我回忆的东西，来到新竹以后，碰上了你，我才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林哲安那双在男人中少见的漂亮眼睛，显得空虚黯淡，然而，正是这种阴郁的目光使梦莲从心底感觉到有一种吸引自己的力量。

梦莲被林哲安这份痴情深深打动了，甚至感到自己就要扑向他的怀抱，于是闭上了眼睛。

也许，梦莲早就料到林哲安总有一天会这样对她坦率地表白爱情的。

也许，今天她给林哲安介绍对象只是一种试探罢了。

梦莲把两只柔软美丽的手合在一起，祈祷似的放在胸前，样子十分娇媚。

“梦莲。”林哲安走向背靠白墙站着的梦莲，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林哲安手上的温暖透过裙子传到了梦莲的身上……她感到一种晕眩。

“别这样，哲安，我求你……”

林哲安把脸凑近梦莲。

“哲安，请你不要忘记，我是祖浩的妻子。”梦莲的脸色苍白。

“梦莲，假如真能忘记的话……我愿意忘记。可是，不正因为忘不了，我才一直痛苦吗？”林哲安更紧地抓住了梦莲的肩膀。然而，就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门开了。

小丽穿红戴绿一蹦一跳地走进来。

林哲安慌忙退后两步，离开了梦莲。

“妈妈，你怎么啦？”三岁的小丽好象也发现两个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睁大眼睛瞪着林哲安。

“不准你欺负妈妈。”小丽说着张开两只小手，像是要保护妈妈似的跑到梦莲跟前。

林哲安和梦莲不禁面面相觑。

“小丽，别瞎说。妈妈和林叔叔有要紧的话要说。乖孩子，到外面玩去吧。”梦莲弯下腰，拉着小丽的手，轻轻地摇着。

“不，我不。小丽不喜欢林叔叔！”小丽抬起头，用她那天真的不客气的目光瞪着林哲安，“你要是欺负妈妈，我就告诉爸爸。”

林哲安有些尴尬地羞红了脸，看了看梦莲。

“小丽，不许这么没礼貌！我不是告诉你，林叔叔和妈妈有要紧的话要说吗？好宝贝，听妈妈的话，到贝贝家去玩吧。”

梦莲抚摸着小丽的头。她的脸比林哲安还红。她想，如果拒绝林哲安的爱，就应该现在把小丽抱在腿上。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做。她把一个布娃娃塞在小丽手上。

“我不喜欢林叔叔，也不喜欢妈妈了，你们都不愿意和我玩。”小丽不高兴地翘着小嘴，倒提着布娃娃，一挪一挪地走了。

当小丽那晃动的蝴蝶结在窗外消失之后，梦莲对自己刚才的举动又感到后悔。她觉得自己应该留住小丽，因为留住小丽就表白了她对丈夫的爱。

不过，小丽的出现却使两人无形中亲近起来。

“真是不好意思，小丽刚才太不懂礼貌了……”梦莲扭过脸对林哲安抱歉地一笑。

“不，小孩子很坦率，而且敏感得简直叫人害怕。”林哲安依然站着，一边点烟一边说。

“你不喜欢我们家的孩子吧？”

“这和喜不喜欢无关。我忍受不了他们是院长和你的孩子这个事实，甚至连看到他们我都感到痛苦。”林哲安把烟蒂丢进烟缸，两手深深地插进裤兜，用炽烈的目光注视着梦莲。

两人的目光再次交织在一起。

梦莲首先把视线移开，默默地坐在钢琴前，打开了琴盖。她并不想弹什么，只是把手轻轻地放在钢琴键盘上。

“哲安，请回去吧。”

梦莲声音有些颤抖。在这丈夫、孩子都不在家的时候，梦莲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她不由得为自己的某种期待心情感到害怕。

听了梦莲的话，林哲安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走到钢琴前，站在梦莲的身后。

“梦莲！”林哲安从背后伸手按住了钢琴键盘上梦莲白嫩的手。钢琴发出很大的声响。

梦莲猛地回过头来，脸颊触到了林哲安的嘴唇。

林哲安默默地抱住了梦莲的肩膀。

“别这样。”梦莲躲开林哲安的嘴唇，将下颏深深地埋在衣领里。如果不避开林哲安的嘴唇，她害怕自己会失去控制。

但她似乎又被那无形的梦魇压住，不能动弹，也不能呼喊，只是言不由衷地喃喃呓语：“别……别这样……”

几乎与此同时，梦莲感到林哲安那滚烫的嘴唇已印在自己的脸颊上，一种迷醉般的感觉也陡然向她袭来……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梦莲突然从眩晕中清醒过来，她用力推开了林哲安，掩面倒在沙发上，轻声地抽泣起来。

林哲安慌了。“对不起，梦莲，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我太爱你了……”

“你别说了。”梦莲擦了擦泪痕，“你走吧！”

“难道我这么使你讨厌？”

“不，不是的。”

“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求你别再问了，你还是走吧！维刚快回来了。”

林哲安怔怔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有些尴尬地离去了。

2 小丽的失踪

这是梦莲结婚以后，第一次受到丈夫以外的男人亲吻。

她的心中涌动着莫名的亢奋。

人说，女人的拒绝，其实只是一种媚态，一种游戏。这话也许不无道理。梦莲刚才的抽泣，决非是因为感觉受到了羞辱，其实在她的心之深处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欲望在怂恿着，期待着林哲安的再次亲吻，期待着林哲安更加热情一些，甚至鲁莽一些。可惜，28岁的林哲安并不理解这些。

梦莲没有去送林哲安，她害怕自己会突然说出挽留他的话。

她站在窗口，目送林哲安的背景消失在树丛的后面，轻轻地把手放在林哲安嘴唇吻过的脸颊上，觉得像金石一样珍贵。

与此同时，她也想到了自己的丈夫祖浩，觉得他缺乏的就是林哲安的这种细腻而炽热的感情。尽管祖浩对她也不无关心，但他更关心的是他的事业。每天丈夫回家之后，除一般的问候，就一头扎进书房，忙于著书立说。包括这次祖浩到日月潭去开

学术会，她很想随他一起去观光旅游，但直到他走时也没有提及一句。她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上了林哲安，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然而，这种比较是否有些无聊，甚至是羞耻呢？

稍稍平静之后，她又兴奋地坐到钢琴前，纤细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动起来。在肖邦《即兴幻想曲》的旋律中，她感到自己变成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惊涛拍岸，空谷传音。她闭上睫毛深长的眼睛，如醉似痴的弹着……

突然，钢琴发出了一声尖叫，琴弦断了。她的情绪也随着这一声响，陡然跌落下来。一种不详之兆蓦然跃上心头。

她沮丧地盖上了钢琴，刚要起身，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噤嘴，弹琴把弦都弹断了，看来真是着魔了。”

不知什么时候，她的丈夫祖浩和平时一样温柔地笑着站在她的身后。

“哎呀，你今天就回来啦？！不是明天才散会吗？”梦莲感到十分的意外，蓦然想起刚才不久，客厅里的一幕，心中不禁一阵后怕。

“哦，会议提前结束了。看来你今天很兴奋，遇上什么高兴事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梦莲望着丈夫笑咪咪的脸庞，脸颊陡然红了。

“你真坏！站在人家背后也不吭一声。”

梦莲用一双白皙丰满的胳膊搂住了祖浩的脖子，将脸埋在他的胸前，她不愿丈夫看到自己的慌乱。

赖祖浩却突然感觉到妻子与往常有些不一样。从前，梦莲从来没有主动搂过自己的脖子。

“哦，你的脸怎么这么烫，是不是病了？”

“没，没有哇……我挺好的。”

梦莲在掩饰惊慌之时，又被祖浩的关心引发一种深深的愧疚。自己嫁给这样一位稳重温柔值得信赖的丈夫，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她想起刚才对林哲安的思恋，简直不可思议，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与林哲安在一起时，会有那种令人迷醉的感觉呢？她现在和祖浩在一起，觉得还是丈夫最好。但一旦再见到林哲安，又会有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她感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一种难以驾驭的因素在躁动。

祖浩却以为梦莲这是因为自己突然而归的缘故，他感动地吻了吻妻子：“维刚与小丽哪去了？”

“在外面玩哩。”

“唔。”祖浩漫不经心地应着，目光却触到了茶几上的烟灰缸。那里面有林哲安刚才吸过的几个烟蒂。同时，他又发现了林哲安吃剩的半杯咖啡。这么说，家里来客了，可是梦莲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呢？祖浩轻轻地推开妻子的拥抱。他那疑惑的目光引起了梦莲的警觉，慌忙说：“你路上累了吧？快休息一会，我给你安排水洗个澡。”

祖浩不再说什么，转身朝卧室去更衣。但他走进卧室后，不像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头一望，发现梦莲正惊慌失措地在收拾烟灰缸和咖啡杯。这一举动更引起了他的怀疑。

躺到浴缸里以后，赖祖浩还在苦思冥想，这位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呢？

现在，赖祖浩已经不好再若无其事地问梦莲今天家里来客了？他希望梦莲能够主动告诉他，他不在家的时候有谁来过。可是，梦莲竟然只字不提来客的事。这使祖浩很有些耿耿于怀。

莫非是怀远来过？祖浩想。

高怀远是赖祖浩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在校时他们都追求